



由对话性构建主体性

□邱 田

◆数媒时代催生了大众心理学的新逻辑,进而带来了文学领域的新变化。第一是“认同成瘾”,第二是“连接成瘾”,前者导向“同一性”,后者指向“互动性”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我们愈发应当强调人文学科的使命性,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疗愈作用,毕竟文学终究是人学

这是最好的时代,文艺创作不再是精英的特权而成为大众的娱乐,万物互联、即时通讯,人人皆可自创文学、音乐、视频和动画;这是最“坏”的时代,网络世界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社交网络和移动终端让人24小时保持“在线”,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带来人终将被机器取代的恐惧。新大众文艺如火如荼,背后暗合的逻辑是当代生活方式与大众心理需求的变化。

我们为何如此脆弱?很多学者对数智时代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追问。新的全球化不止是工业生产流程的国际分散,同时也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全球共享,新型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新的“数字统治”,每个人都成为了“数字人”。按照韩炳哲的说法,数字人的特点是不内聚、无大众,无法形成群体性的思想。我们明明时刻“在群中”,但依然是原子化的个体,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时代相比,数智时代的人愈加孤独,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造就了“数字领地”“新技术领主”以及“技术农民”。数字时代亦是绩效时代,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混淆,自我剥削反而成为一种常态。“数字群的个人不会发展成‘我们’”,“卷”的逻辑下个体极易陷入自我怀疑,长期的自我否定最终会形成内在的“自伤”。

大众的新逻辑与文学的新变化

人的生命状态的改变会促成文学生产的新变,大众文化亦需要时时更新、生长,新的大众文艺应运而生。自伤的现代人尤其需要精神的疗愈。数媒时代催生了大众心理学的新逻辑,进而带来了文学领域的新变化。第一是“认同成瘾”,第二是“连接成瘾”,前者导向“同一性”,后者指向“互动性”。

社交媒体时代集体认同变得愈发重要,处于数字群中的人需要通过他者的肯定来完成对自我的认同。与印刷文化时代相比,当下的认同变得更为显性。以前的作家并不能即时得知读者的反馈,也不大可能时时了解作品销量的变化,但数字时代的点赞、弹幕、跟贴、评论等等让这一切变得可见,同时可比较、可量化。以学者举例,过去学者对一篇论文或者著作的评价,需要时间的沉淀才会显现,但如今却可通过阅读量、转发量、评价打分系统等一系列数据时刻掌握。这无疑会增加焦虑,同时量化可见的认同形式也会变得愈加重要。又如朋友圈的点赞数量、微信运动的步数都有可能让人心烦意乱,但这并非是个体的斤斤计较,而是社交媒体深度捆绑的必然结果。

“认同成瘾”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的同一性。如果说过去的文学接受是“各花入各眼”,受众不同的文学趣味形成了多元化的接受路径,那么当下大众的文学接受则出现了阅读品味和评价反馈的趋同性。曾经以坚持己见、与众不同为荣的读者群体发生了变化,年轻世代更愿意寻求同时代人的集体认同,即倾向于关注那些为大多数人接受和喜欢的艺术作品。当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活着》《三体》等当代文学作品得到了大学生群体和社会大众的广泛阅读。这种传播性固然源于作品自身的经典性,但日渐趋同的阅读品味则反映了“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接受”路径发生的变化。个体审美不再是文学接受最重要的逻辑,传播环节或者说媒介作用日益增强,文学或文艺的接受需要能够获得集体认同,爱我所爱、恨我所恨成为“在群中”、在线上与他人产生共鸣、实现连接的有效方式。

“认同成瘾”的背后是“连接成瘾”。很多学者注意到,正是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导致了“认可—连接”的一元化。数字媒介的时代,人人24小时在线,失联或断联几乎不再可能。个体愈是原子化,愈是渴望与他人产生连接。点赞已经成为新的社交礼仪,互评则成为网络文艺的常态。“爆款”的背后毕竟是广泛的共情,是否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渐渐成为大众文艺能否被接受的新逻辑。之前火爆的B站视频《回村三天,二舅剪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踩到了大众的痛点,最近“漓江文学奖”得主刘楚昕的获奖感言则戳中了大众的泪点,无论是痛苦抑或感动,个体在观看、评论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认同与共情,进而与社交网络上无数的陌生人建立了连接,由此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情绪上的抒发。阅读和观看都不再是私人性质的个体事,而是公共平台、公共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由此,大众文艺不再是独乐乐,而成为众乐乐。正是在这样一个分众的时代,互动性变得十分重要,创作与批评中互动性甚至已经成为了第一原则。不但人人皆是创作者与批评家,同时这种互动性是即时性的,亦是贯穿性的,我们必须马上得到反馈,同时我们必须一直保持交流互动。

这就造成了当前文艺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互动性大于审美性,话题性决定了它的流通性。这样的逻辑也影响到纯文学领域的传播状况。在新的传播格局中,文学作品的质量仍然很重要,但是,作家的活跃度、作品的跨媒介改编等,也深度地影响着其传播广度。比如,金宇澄及其《繁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较高的热度。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新疗愈叙事正在涌现

数字媒介时代生命状态与大众心理的变化,促使我们反思今天的大众文艺与受众的文艺需求之间的联系和张力。因为“非物质的、数码的生活并不能将我们引领进闲适的时代”,当我们对不能断裂的在线生活产生了倦怠,当绩效催生的自我剥削到达了极限,难以抑制的自伤就会产生。当个体在社会当中、体系当中感到受伤与孤独,虚拟现实能够提供某种程度上的情感慰藉。现代人巨大的精神内耗产生了新的心理需求,大众文艺成为防止异化的有效手段,我们通过文学进行精神疗愈,文学亦因此具备了某种“药”的疗效。

比如网络上爆火的苏敏阿姨,她在56岁离家出走开始自驾游,引发了极具热度的讨论,出走的“娜拉”触动了许多人的共情。话题引起广泛关注后,随之又衍生了新的文艺创作,以苏敏的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已于2024年上映,2025年苏敏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的红毯走秀。又如网络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的归来,停更三年之后的首次更新就引发了众多粉丝的热烈回应。这些恰恰说明,在数字化信息交流的世界里,“疗愈”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需求。这些跨媒介的文艺创作不断提醒我们,当代文学生产内部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大众文艺始终需要尊重大众的心理与精神需求。

新时代文学需要担负新的时代使命。新大众文艺是文学对现实的回应,亦是技术浪潮之下人们对异化的抵御和疗愈,借用唐丽园《全球化疗愈》中的一段话,“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对促进治疗和促进福祉的潜在贡献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批评也因此变得特别有价值”。或许在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我们更应当强调人文学科的使命性,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疗愈作用,毕竟文学终究是人学。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学之树常青,青春之火不灭

(上接第1版)柬埔寨作家布隆布拉尼朗诵了自己的诗歌《身为作家》,“身为一名作家,工作着实辛苦/为了维持生计,拿起笔杆劳碌”,质朴的语言和富有哲思的诗句直抵人心。中国作家蒋在用英语朗诵了爱伦·坡的诗歌《乌鸦》,新加坡作家林艺君、吴佳娴同台朗诵了新加坡作家淡莹的诗歌《伞内·伞外》,老挝作家沙愿飒·万猜耶德朗诵了《献给母亲的诗》,越南作家乔碧后、阮仲胜、阮丽芝先后朗诵了诗歌《南宁紫雨》《过钱塘江郎景》《无题》。由中国作家吕周杭、马来西亚作家王晋恒和王修捷、印度尼西亚作家林建杰共同表演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将作品分享会推向了高潮。丰富多元的作品演绎,生动展现了作家们的魅力与风采。

在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作家们参观了作家村展馆、打工文学之家和作家工作室,并与驻村作家进行互动交流,深入了解“作家村”的建设发展情况,共同探讨新大众文艺的东莞实践。

“我真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小村,可以把柬埔寨的作家们集合起来,一起享受写作的世界。”陈秀吟表示,文学不仅是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桥梁,更是增进相互理解、深化友好合作的重要途径。相信这次文学之旅,必将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为各位作家带来丰富的创作素材。

“在‘中国作家第一村’里,我看到了郑小琼的处女作《荷》,读完我又重新燃起了对写诗的热情。”林建杰谈到,这首诗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从这首诗中我看到了她是怎么把乡愁写出来的,这也是我需要多多学习的地方”。

“中国和东盟各国山水相连,心灵相

依。为了更好推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文学交流和发展,各国青年作家齐聚这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吴翁貌谈到,“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各国作家能够多阅读彼此的作品,借此了解并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习俗。

“在文学馆里,我感觉到生命活了、文字活了,时光也活了。”《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说,文学是帮助大家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重要媒介,可以带我们从过去走到现在,更可以带我们走向未来。“大家在文字中看到了我们共有的情感,也看到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我相信契合的人终究会相遇。”

“大海是我向往的另一片草原,草原是我已经拥有一片的大海。”索南才让用诗性的比喻,阐释了文学创作与脚下大地的深切联系。

“当我看见北部湾外这片海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只要我们能够站在大海上、站在草原上,能够感受到脚下的这片水域、这片草地,能够感受到它的生命力,从中汲取它真正的力量,我们创作的源泉就永远不会枯竭。”

“以往参加中外交流活动,英文往往是最主要语言。而这一次全程是中文,这一点让我触动很大。”蒋在谈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故事的载体,更是连接世界的线条。当我们和东盟作家围坐在一起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早已摆脱了文化、地理的桎梏,语言在此不再是交流工具,而有一种‘因为你也写作,所以你一定明白’的默契。这是我们对人类共同精神栖居地的一次勘探和靠近”。

“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走在佛山街头,看到临街商铺摆卖的粽子,越南作家曾原健谈到,自己的祖籍就在广东清

远,家人至今保持着在广东时的生活习惯,比如吃粽子、看舞狮等,而他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沙愿飒·万猜耶德表示,佛山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让他深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在这里得以相互融合。泰国作家贾萨尼·泰颂提谈到,对于年轻作家而言,能像这样相聚一堂,深入了解彼此,可以促使大家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

中国作家陈崇正表示,在与东盟作家的交流中,他近距离感受到作家们对岭南文化的热情,“东盟青年作家群体中有很多华侨,这次活动也能够有效激发他们对广东文化、岭南文化的兴趣。希望更多东盟青年作家关注岭南、书写岭南,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中国作家朱铁军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深厚,此次活动有助于让外国作家更好认识和了解中国,“也让我们备感文化自信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文学跨越了国界和语言,让我们和世界紧密相连”。

“和东盟作家们在一起交流,知道了他们在想什么、写什么、关注什么,这对我的写作来说非常有意义。”中国作家小昌说,这种交流能让自己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也让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在和我们一起,和这个世界通过文字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中国与东盟青年作家结下的深厚情谊永远不会褪色。下一次重逢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那时,大家定会带着新的创作成绩与人生感悟再度相聚,让跨越国界的文学对话成为照亮彼此的永恒星光。

八方文讯

《印象端午》书写非遗文化魅力

5月24日,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暨《印象端午》新书研讨会”在京举行。邬书林、艾立民、王焱、王旭、钱海峰以及1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

端午节是中国首个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节日。《印象端午: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是贵州出版集团推出的“印象”系列的第五本书,由李浩主编,收录了28位作家的端午主题作品,通过对传统节日的生动书写和情感记忆的细腻表达,探寻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体现在习俗、节庆等鲜活的文化载体中,不仅需要注入时代精神,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该书将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和文化体验融入传统节日叙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积极实践,可以让更多人重新理解“何以中国”,在重塑文化记忆的过程中筑牢民族自信的根基。

专家研讨《小镇法官》《小镇灯塔》

5月28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四川省作协创研室、达州市委宣传部、渠县县委县政府主办的贺享雍长篇小说《小镇法官》《小镇灯塔》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鲁娟、副秘书长杨献平,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冯静,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上由《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主持。

《小镇法官》首发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4年第10期,2025年4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小镇灯塔》于202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两部小说均为四川省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与会者表示,贺享雍以小镇法官为题材进行创作,是当代作家在法官题材创作上的新开拓,也是新时代乡村书写题材领域的新开拓。两部作品以基层法治实践为切入点,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法治中国等宏大命题融入生动的小镇叙事之中,接地气、

有温度,写出了当代农民及乡村生活的丰富形态,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司法工作者扎根乡土、服务人民的担当。

(刘鹏波)

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唱响英雄赞歌

5月23日至25日,国内首部抗美援朝题材原创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首轮演出后再度回归京城,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5场,带领观众重温一段永不褪色的英雄史诗。

《寻找李二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的真实历史为蓝本创作。剧中,当代青年常卫国为完成爷爷的愿望,带着残缺的回忆录穿越回1950年的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与17岁的爷爷并肩作战,踏上寻找英雄战友李二狗的旅程,最终探寻到一代青年如何用鲜血浇筑青春无悔的答案。本轮演出中,主创团队对作品进行了多方面的打磨调整,力求通过个体命运和日常细节的刻画,以真诚、真挚、真实的艺术感染力与当下的年轻观众对话。

《寻找李二狗》由中方东方演艺集团和北京哆巴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樊冲担任总导演、编剧和词曲创作,蒋敦豪、高杨、奇煜、金圣权、王一哲等主演。

(王 兑)

《汉之季》呈现探讨三国历史新视角

日前,《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读者见面会在京举行。文史作家张向荣、学者李天飞与该书作者成长围绕“后诸葛亮时代”的三国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文学价值等内容进行了对谈。

青年作家成长多年来专注于三国历史题材图书、剧本的写作。在新书《汉之季》中,他将目光聚焦于诸葛亮去世的蜀汉建兴十二年之后的三国。全书以蜀汉政权最后30年的历史为主线,兼顾魏、吴两国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将视角放置于三个政权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为读者呈现了一段不被人熟知的三国史。

与会者谈到,该书详细论述了蜀国后期的政治、军事走向,作者对三国最后30年相互影响的历史格局的展现,显示出作者对三国史事研究的专注与思考。

(康春华)

理论界如何应对新媒介带来的文学革新
——评周才庶《跨越与交互:新媒介文学的审美经验研究》

□单小曦

书评

在当前从书写—印刷“文化型”向数字“文化型”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人类文化生产和人们的审美感知方式、感觉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理解数字“文化型”中的文学发展、审美经验新变及其给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建设提出的新问题?这是当前文学理论界需要深入思考的议题。《跨越与交互:新媒介文学的审美经验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正是作者周才庶多年来对此议题进行深入思索之后的学术成果。

《跨越与交互:新媒介文学的审美经验研究》全书分为六章,立足于新媒介文学现象,系统梳理了媒介演进与新媒介文学形成的现实与理论依据,以跨学科视野、数字媒介视角对新媒介文学审美经验的裂变进行了深入辨析与归纳研究。

该书先对媒介演进与新媒介文学的形成进行了回顾,并在梳理与反思中西方审美经验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应关注审美经验理论的媒介向度,重构文学的审美主义,以阐释数字时代审美经验的美学内涵。该书对新媒介文艺审美经验的探讨,具体从文本形态、创作经验与接受经验三个方面展开。在文本形态方面,作者分析了新媒介文学的复合文本形态,认为新媒介文学的文本形态从单一的文字文本演变成了印刷文本、网络文本、影像文本等多种形态的复合。就内部而言,印刷文本呈现出“浅剧情”和“图像化”叙事倾向,网络文本具有交互性与悬念叙事特征,影像文本着重于文本复合性与视觉表达。同时,多种媒介形态为不同文本的跨媒介改编提供了便利。在创作经验方面,作者主要分析了书写—印刷文学创作呈现出独立化与功利性两种生产模式;网络文学写作形成了动态的文学表达样式,签约作家的商业化写作带来了创作群体重组和创作经验扩展;影像艺术呈现出高度集体化生产的特征,必须直面艺术创作与商品经济的博弈等。另外,新媒介文学创作领域也存在作家进入影视场域等跨界行为。在审美接受方面,作者对不同媒介文本下的独特受众审美心理进行了分析。书写—印刷文本的阅读呈现出古典式的“静穆”与现代式的“沉浸”等状态,可以区分为职业阅读和大众阅读两种模式;网络文学的阅读侧重动态交互性,用户体验呈现出“介入式”特点;影像文本的观看强调立体化、综合性的感官体验,产生了后人类审美体验,但也存在盲目的群体效应。媒介变迁让世俗化的接受经验得到了显著拓展。以新媒介文学的新型审美经验为基础,该书还对新媒介文学的文论话语建构进行了探索。书中提出,新媒介文学的文论话语要将新媒介文学的审美经验与中国文艺的特性纳入建设,形成多方理论合力,以提高文论话语阐释力。

该书展现出丰富多元的理论视野、合理的框架结构与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在理论视野上,该书注重资源的多维整合,在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思想、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海尔斯的后人类思想等理论的积极对话中,构建了媒介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在吸纳传统审美经验理论的基础上,该书以媒介为向度勾连起新媒介文学从生产创作、作品呈现到读者接受的审美经验全过程。该书涵盖新媒介文学审美经验研究的多个方面,包括媒介演进、文本形态、创作生产经验、受众审美心理和文论话语探索等,揭示出了审美经验在媒介变革下的新特征。在理论反思上,该书对新媒介文学的多面景观与审美经验变奏进行了深刻思考,注重理论研究的实际运用,激发了理论对实践的阐释生命力。它将思辨的理论分析与现实的审美活动解读相结合,涉及对网络小说、影视改编作品等各类新媒介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与实例分析。

该书具有紧跟时代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所探讨的诸多理论命题均为当前中国文论界亟待解决与阐释的重要问题。例如,新媒介对于文学的建构问题。多种媒介的并存与竞争带来了文学的疆域延伸与模式更迭,发挥着物质性与符号性功能,为新媒介文学的出场提供了现实起点。媒介物质主义进路为新媒介文学的确立提供了逻辑依据。书中对各类新媒介文学文本的多元创作主体与创作经验、复合文本形态与交互式、融入式的接受经验进行了具体阐释。再如,新媒介文论话语的建设问题。作者提出新媒介文学的文论话语应以文学作品为本体、以作品的审美特性为重要原则、以中国特色为旨归,进而形成与现实基础相适应的文论话语建构。

就媒介文艺学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而言,《跨越与交互:新媒介文学的审美经验研究》通过多元视野构建了新媒介文学审美经验的分析框架,对新媒介文论话语建构进行了本土化探索。这一探索无疑是有益的,但伴随人工智能的文艺实践正面临新一轮的布局与挑战,对此,该书的回应力度还是有限的。期待作者在下一个阶段能够取得新突破,在媒介文艺学方面取得更加富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